

莆田文史資料

第五輯

(内部发行)

后附第1-4辑目录
(已编 91.7.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莆田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福建省莆田縣委員會編

福建省涵江第一印刷廠承印

一九八三年八月

目 录

青弋江畔迎恩来·····	蔡 园(1)
一九三〇年中共福建省委和莆田 的武装革命斗争·····	黄一石(7)
记涵江地下联络站“文墨斋”书店·····	戴梦全(13)
奇袭涵江交通银行·····	郭永星(17)
我参加袭击涵江交通银行·····	康金树(26)
痛述蔡木耳同志牺牲经过·····	余济沧(31)
回忆亡弟张如琦烈士·····	张如璋(34)
蜚风鲤水一泫然——追念郭寿銮 烈士遇难五十周年·····	张兆汉(39)
纪念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烈士·····	陈逸飞(45)
诗 词·····	杨采衡(53)
忆石匏师·····	朱维干(59)
怀念先父欧元怀·····	欧天健 欧天锡(62)
我所认识的林景润校长·····	杨树梁(68)
回忆我的同学余文光·····	何艾令(72)
缅怀黄文魁教授·····	陈长城 蔡 麟(78)
五十年前回忆散记·····	柯 青(82)

连江县第二次沦陷纪实·····	吴 晖(94)
《莆田县令春秋》新编(中)·····	文如许(98)
略记清代洋尾和西洪的惨祸·····	朱维干(103)
清季轰动全省的“东华围龙官”械斗 巨案·····	余济沧(106)
莆田历史上的乌白旗械斗·····	陈长城(113)
莆人经营的上海福兴轮船公司 始末·····	苏如石(127)
林柏青在秀屿建港的经过·····	林佬英(136)
回忆莆田商民协会·····	黄辑生(140)
莆田县商会回忆片断·····	黄文琮(143)
莆田第一家新闻报纸—— 《奋兴报》·····	陈 筠(147)
莆田最早创办的两家日报·····	扬 戟(150)
莆田『灶公报』之一—— 《社工报》·····	陈玉森(153)
莆田私立圣路加高级助产护士学校 简介·····	姚锦树(158)
我所知道的剑芒文艺作者联谊会·····	柯文溥(162)
基督教传入莆田史料(一)·····	陈绍勋(175)
读者·作者·编者·····	(187)

青弋江畔迎恩来

蔡 园

一九三九年的春天，皖南的山乡，显得生机勃勃。万木复苏，地上百草如茵。树梢枝头，披上翠绿新装。青弋江头，清波荡漾，如脂似碧，油油沃沃。山川市镇——章家渡却浸沉在“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一派风光如画的秀色里。

今天——章家渡却比往日更早地苏醒起来。欢迎周恩来副主席的大红幅标语悬挂在章家渡码头上，迎着晨风，拂拂扬扬！

“欢迎周恩来副主席”！

“欢迎周副部长”！

“欢迎恩来同志”！

“欢迎……”等等红绿横黄的各色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章家渡的人民，早已熙熙攘攘，来来往往。象是嫁女迎亲般欢乐。孩子们更是欢腾雀跃。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各位首长，亲率直属机关干部和教导总队全体男女学员共二千余人，早已集结在章家渡码头上和街坊两旁。手持各色欢迎的小纸旗，伫立凝望。他（她）们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尽情地挥舞着红绿小旗子，唱着雄伟的抗战战歌。歌声和青弋江潺潺水流的击岸声，融合成一只有节奏的新时代抗战

的强音，在晨风中飘荡、飞扬。

今天，天空不那么晴朗，有时还飘拂着毛毛细雨。寒风带着细雨，吹湿了欢迎行列的男女人群的征衣戎装。可是他（她）们怀着一颗滚烫的心，不畏寒风吹拂，不怕细雨沾渍。一个个引颈眺望着青弋江的尽头，期待着周恩来副主席的到来。

青弋江对岸的远方，隐约地出现一只只竹筏，由远到近，渐渐地靠近码头，人群沸腾起来……。

“周副主席来了”！

“叶挺军长也陪同周副主席回来了”！

“欢迎恩来同志”！

欢呼声，鼓掌声，一阵高过一阵，经久不息。

周恩来副主席，叶挺军长和其随行的保卫人员先后离筏，缓步登上章家渡石级码头，只见新四军项英副军长等领导同志迎上前去向周副主席问候，握手言欢。

叶挺军长是前些日子由云岭军部亲赴太平县迎接周恩来副主席的。当周副主席与叶挺军长来到桃花溪桥畔时，并肩举目远眺。只见两岸群峰叠翠，碧波漫流；天空轻云飘拂，林间黄鹂飞鸣。初春的皖南，山光水色，美不胜收。叶挺军长为了捕捉这一大好辰光，情不自禁地取下照相机，为周恩来副主席，摄下一帧珍贵的照片，作为抗日英雄亲临前线挥师督战的永恒历史见证。

周恩来副主席，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等领导同志，徐徐地穿过欢迎队伍，不断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和亲切问候！欢迎的行列则投以敬爱的目光亲迎远送。但见，他们并鞍策马，时而仰望兰关，时而扬鞭飞驰，径向云岭罗里村进发……。

周副主席来到皖南山区的讯息，象东风报喜似的传遍千家万户。

周恩来同志，不远千里迢迢，不辞山路崎岖，亲临皖南新四军军部，是来传达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精神的。同时，也是来制定新四军今后战略发展方向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作战方针。

云岭是新四军军部驻节所在地。周副主席与叶挺军长同住在罗里村陈观平一座小庄园里。每当夜深人寂时，室内一盏昏黄的马灯和天空几颗稀疏的晓星伴随着周副主席伏案疾书。晨鸡已报晓了，昏黄的马灯犹在散发余光……。

中共东南局和新四军直属机关，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等等单位为周副主席亲临前线督师抗战，特在陈家祠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是日，一队队一群群指战员循序进入陈家祠堂内的大厅里。他（她）们身着戎装，腰扎皮带，精神奋发，气概轩昂。他（她）们各手携一只草垫，席地而坐。阵阵抗战的歌声，此落彼起，好生热闹。

“八队（女生队）唱支歌”！

人群中振臂高呼！

“八队在哪里”？

“唏！八队就在这里”！

一个领队的同志，呼号着，另一队就热烈鼓掌响应。再一个队挥臂指向八队。呼应声，鼓掌声，洋溢大祠堂的里里外外。

八队的女同志由值班排长指挥，群起整理戎装，束紧腰带，润润嗓子，引吭高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唱得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八队，再来一个”！

各队之间，互相催唱，互相拉歌。一阵阵强烈的呼喊声，有节奏的鼓掌声，象春雷般轰鸣！整个大祠堂象翻腾在大海汪洋之中！

周副主席在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等领导同志陪同下，登上主席台，与会的全体指战员，机关干部，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那时都肃立致敬！

周副主席身着戎装，风采奕奕，站立在主席台正中，作《关于新阶段新关键的形势与任务》的重要报告。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一年多来的国内外形势之后，指出在民族战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形式出现的。在当前应强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保持我党我军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政策。批判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言行……。

周副主席精辟的政治报告，不时被阵阵的掌声、笑声所打断。虽时隔四十余年，至今记忆犹新。周副主席当年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在一个风和日丽，桑园嫩绿，垂柳吹绵的晌午，周副主席在叶挺军长陪同下来到中村河畔——教导总队所在地。

教导总队的各队男女学员和总部的各处科室的教职员工共千余人，早已整饬戎装，军容奋发，集合在中村河畔的大操场上，一字形排开，恭候周副主席亲临检阅。中村河涓涓细流，河畔青

山叠翠，社鹃映红，环境十分优美。

“立正”！

总值星员，肩披红色值星带，站立在队伍的正中，发出响亮的口令声。刷的一声，各队整齐肃立。中村河畔的大操场上，显得十分庄严肃穆，犹如万马不嘶，湍滩断流。

“报告周副主席，新四军教导总队，全体教职员工已集合完毕，听候检阅！”

周副主席在叶挺军长，周子昆兼总队长陪同下，健步走向行列，进行检阅。

“同志们辛苦了！”周副主席向同志们问候。

“保卫祖国！”这是抗战救亡的大众呼声！！

检阅之后，由学员队分别组成红兰两队，进行篮球友谊比赛，以增余兴。周副主席兴致勃勃地为红兰两队开球，揭开战斗比武的序幕。

双方队员，使出全身气力，追逐鏖战。你来我往，打得难解难分。人群中不时为精采投篮得分拍手叫好。

球赛后，周副主席接见双方队员并讲了话。当周副主席瞥见一位队员因匆促未扣好风纪扣，着装也不太整齐时，他就上前，为他整装，扣好风纪扣，并慈祥地指出：军人着装要整齐，它代表军人的军容仪表，代表军人文化素质，代表军人政治觉悟，也是革命军人的组织性、纪律性等重要表现……。

这一席的谆谆教导，给教导总队的全体教职员工的心版上刻下永不磨灭的铭记。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

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在响亮的军歌声中，送别了周副主席，他们为民族生存，驰骋疆场。为人民幸福，转战大江南北。为祖国美好的将来，不断地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滚滚向前……。

一九八一年五月重访青弋江畔

一九三〇年中共福建省委和

莆田的武装革命斗争*

黄 一 石

一九三〇年二月底，以罗明同志为书记的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鼓浪屿的一座花园洋房中，召开了全省的党代表大会。恽代英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亲临大会作指示。代表闽南特委（设在漳州市）的王于洁同志和代表莆田中心县委的陈光潜同志（化名，现居北京）都参加了大会。会议由罗明同志主持，省委宣传部长王海涛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当时，以井冈山地区为重点的红军游击战争，已经象“星星之火”，烧遍了南中国的各省边区。立三路线时期提出的“争取一省或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的号召，已经成为南方各省党的奋斗方针。因此，这个会议讨论了城市的工人运动后，就讨论全省各地的武装革命斗争。在这以前，闽西地区的红军，早已打出了闽西的一大片革命根据地，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闽南地区已经有了王占春同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莆田也有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的以郑纪（郑珍，蔡珊，仙游人，一九三三年病逝）、王于洁（一九三七年六月在福州牺牲）、陈天章、张如琦、陈兆芳等同志领导的山区和沿海的红军游击队。莆田的文化教育

发达，知识分子多，地广人众，是福建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这里的武装斗争发展壮大，与永太、福清县联成一片，易于致敌人于死命，进而夺取全省的胜利。因此，省委十分重视莆田地区的武装革命斗争。但是当时莆田红军游击队的人数还不多，武器又少，且缺乏军事干部的领导。会上，陈光潜同志汇报了莆田武装斗争的情况，和夺取莆田江口盐兵排的武器以武装自己的建议。王于洁同志也对于这个建议作了补充发言。经过会议讨论后，省委批准了这个建议。会后，光潜同志回到莆田，传达了省委同意智劫江口盐兵武器的决议后，经过了周密的调查、计划和部署，就产生了一九三〇年三月，以陈天章、张如琦和陈兆芳等同志为首的化装智劫江口盐兵排枪枝的轰动全莆田的行动（详见我县文史资料三辑黄一石写的一文）。

智劫敌人武器成功以后，省委决定莆田的红军游击队正式编制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三军二〇七团，任命陈兆芳同志为团长，陈天章同志为政委。兆芳同志因带枪走火而不幸牺牲后，省委又派来参加了轰动全国、智劫厦门监狱的勇士黄琬同志（福州人，原名黄源，化名黄志诚，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到二〇七团任团长，并从漳州调王于洁同志回莆田任中心县委书记（因为陈光潜和黄典麟同志已在江口被捕），加强对莆田武装革命斗争的领导。二〇七团增加了敌人的一排武器后，转移到广业区的澳柄岭，又智劫了广业大恶霸范少京的民团武器，打掉了他敲榨农民的“收税处”，并以澳柄岭作为据点。这就震惊了莆仙军阀林寿国和广业区的地主恶霸。当时二〇七团的战士多系才入伍的青年农民，未经军事训练，又思想麻痹。在一天凌晨的浓雾弥漫中，被敌人

包围和袭击，团长黄琬在突围中被捕后英勇牺牲，天章同志率领队员突围，但是二〇七团已遭受了损失。

二〇七团相继损失了两位团长和实力后，震动了省委。罗明同志派宣传部长王海萍同志到莆田，在虎井村和东泉村连续召开了莆田党团中心县委的扩大会议，总结了澳柄岭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二〇七团离开与莆城较近的澳柄岭，转移到靠近福清的新县、白沙一带活动，较易回旋；同时要领导农民解决他们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发动广大的山区农民，二〇七团才易于生根和发展。这个海萍同志领导下的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这是海萍同志为着莆田的武装革命斗争而第一次到达莆田。约在九月下旬，接任陶铸的省委军委秘书的蔡协民同志也由厦门来二〇七团，随军行动约十日，作了许多指示后才离开。

二〇七团转移到新县、白沙一带的山区活动以后，虽然斗了大地主，打了大恶霸，分了浮财给农民，利用各种方式向农民宣传革命。但是，如何领导农民闹土地革命，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出一片革命根据地，莆田中心县委的领导经验显然是不够的。于是省委特地从闽西苏区调出鼎鼎有名的邓子恢同志，化装冒险到厦，在厦门的省委秘密机关中匿居几天后（因为在这以前，他已经是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叱咤风云的人物，厦门的龙岩人多，他绝不能在厦门露面），接受了省委的命令，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带同海萍同志到达莆田广业区新县、白沙一带的二〇七团驻地，召开莆、仙、惠、永（泰）、福（清）五县的县委书记和二〇七团领导同志的联席会议。海萍同志在会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王明的更“左”、更危险的机会主义路线乘机

统治中央，但是还未推行到全国党内），并阐述了以朱德、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正确战略。子恢同志作了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报告。这样，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了全体到会的同志，特别是莆田中心县委和二〇七团的领导同志。同时成立了党的闽中特委，任命邓子恢同志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兼任闽中特委书记，并随军行动，直接领导二〇七团。会后，海萍同志又立即赶回厦门。这是他为了莆田的武装革命斗争，代表福建省委，第二次莅临莆田游击区。

在这以前，黄琬同志牺牲以后，九月间，省委先后调派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汤军、张威（据邓老解放后说，后来此人叛变了）和汤伟（闽西土军阀郭凤鸣旅的投机起义的营长），又调来闽西彭（湃）杨（殷）军事学校毕业的黄元燊同志（黄一星）到二〇七团，作为团以下的教导队的领导；而且从闽西调来约十人的共青团员，作教导队的队员。足见当时的福建省委对莆田的武装在革命斗争的重视。

闽中特委子恢同志的领导下，迅速地打开了局面。以天章同志出生地外坑、芹山、下瑶为起点，打开恶霸的府第，分了浮财，建立了农会和赤卫队，讨论分田方案，准备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府，并一面进军附近的反动堡垒——樟洋乡。但是，红军二〇七团的迅速发展和凌厉攻势，更加震惊了敌人，军阀林寿国和广业区的地主恶霸互相勾结，对我们虎视眈眈，伺隙欲噬。反动派早就派来特务，化装潜伏到驻地侦察，虽经我们发觉，加以镇压。但当时的力量对比，还是敌强我弱，我们的战士，来不及接受军事训练。又由于受到了王明“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内

又把入党已五年、富有斗争经验的天章同志，诬为“农民意识很深”，架空了他的团长职，改任政治部主任。子恢同志和新政委蒋声同志虽然工作能力很强，斗争经验丰富，但是不熟悉山区的人情、地理和周围敌人的力量。军内被混进了内奸马雄，马雄将队伍诱进芦尾村附近，陷入敌人布置的重围之中，造成二〇七团的失败和天章、汤军同志等的壮烈牺牲。子恢和蒋声、一星同志等二十几个干部突围而出，离开了广业山区，结束了二〇七团的历时五个月的武装革命斗争。但莆田的革命传统，其后在王于洁和苏华等同志领导下，绵延不断，而且扩展到闽北和闽南。

一九三〇年底，罗明同志由中共中央调离福建后，海萍同志接任福建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春节后不久，函召二〇七团的两位政委——王于洁、蒋声和仙游县委书记郭寿銓同志来厦门，总结二〇七团失败的经验教训，部署今后的工作。这一次海萍同志虽然没有再来莆田，但还是代表省委，充分关心莆田地区的革命。

海萍同志的爱人梁惠贞同志在厦门牺牲于一九三一年四月，海萍同志自己也在厦门牺牲于一九三二年七月，相隔一年余。反动派只能杀害他俩的生命，但永远也无法泯灭他俩留给后代的革命精神。今年我阅读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的《英烈谱》中的《王海萍烈士传》。才知道海萍同志原名王朝鸾，字翔林，广东海南岛琼山县二区那流市人，一九〇四年生。他的父亲王国榜，是县内有名的教师和校长。他的先祖几代都是文人，堪称书香之家。海萍同志于一九二二年秋（虚龄十九）毕业琼山县高中，一九二六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虚龄二十三），早有那流才子之称。

一九二五年参加上海“五卅”惨案的反英运动，同年参加共青团，

一九二七年由中共中央调来福建工作，一九二八年秋，任闽西暴动总指挥部的正指挥，邓子恢与张鼎丞同志任付指挥，一九二九年调到厦门，参加福建省委的工作，任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历任省委书记和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牺牲时实龄二十八。一世英才，短促生涯，但是在革命历史的长河中，他无愧为长河上的一朵灿烂浪花。

*斯大林同志当年就指出中国的革命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此应该说武装的革命斗争，而不应该说革命的武装斗争。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记涵江地下联络站“文墨斋”书店

戴 梦 全

一九二九年，中共莆田县委书记黄祖储（涵江霞徐街人，已故）（注）和我商量，为了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了介绍和推销革命理论书籍，很需要开设一间书店作为掩护。我即联系胞弟梦元和友人吴玉森，取得他们的赞成和共同集资，於同年农历二月间，在涵江衙前街开了一家“文墨斋”书店。由梦元、玉森二人负责经营，吸收玉森的内弟叶文春当学徒。公开营业除文具纸张之外，兼售马列主义、左翼文艺刊物。秘密则负责收转地下党团的来往信件和联络工作。

在“文墨斋”书店开张的同时，党外人士东阳村陈成龙和城厢人方步樵（现在马来西亚，其弟步趋在城）等，在郭寿銮同志（化名谢岗，一九三一年牺牲於仙游）协助下，亦于城厢龙门下开设一家“人生商店”，利用成龙同海军陆战队第二旅高级人员陈伯川的伯叔侄关系作掩护，销售革命理论书籍和左翼文艺书刊为该号主要业务之一。这些书刊的来源是通过党组织，由在沪的陈国柱同志经手洽购的。有《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革命与考茨基》以及《日出》、《扩荒者》等百多种书刊，“文墨斋”书店所销售的，统由该号批发供应。

是年秋后，莆田武装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山区建立了“工农